

1982年夏天,大学毕业,我重返北大荒大兴岛二队。这是离开八年之后第一次回到那里,我也是我们二队第一个回到那里的知青。

老乡知道我回来,很高兴,特意杀了一头猪,在两家老乡的家里院里,炕上炕下,摆下好几张饭桌,请我吃团圆饭。全队老乡几乎全来了,北大荒酒和哈尔滨啤酒,地上桌上炕头都是,摆出一醉方休的架势。那一顿饭,从中午一直吃到晚上,热辣辣的话,就着热辣辣的酒,一起灌进肚子里,很多人喝高了,酒和话依然像长流水一样绵绵不断。等到终于不得不散的时候,已经是夜深时分。

我喝得也有些醉意朦胧,没有回去睡觉,不知怎么的,迈着蹒跚的步子,一个人走到二队的中央大道上,迷迷糊糊地一直走到了路的北口。当年我们称之为的中央大道,是队里修的唯一一条沙土路。这条路,将二队一分为二,东边主要是各家的住房、队部、小卖部、医务室、知青宿舍、食堂和麦场粮囤;西边沿着路旁有几排住家,其余是马号、猪号、菜田、瓜地和放拖拉机康拜因等农机具的场地。

这条沙土路的南北两头,是进出队里的路口,到场部办事、去富锦县城或回北京探亲,两边都可以走。南头是通往农场场部的道路,北头是一片荒草甸子。这种草甸子,虽然有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在夏天表面看起来是草,一脚踩下去,下面全是水,水都是从七星河漫延出来的,和杂草缠裹成泥,如魔爪一样死死缠绕着你的双腿,使劲把你往下拽,会让你越陷越深,直至淹没。草甸子的尽头,是一片老林子,林子住着当地的农户。那里叫底窑,清朝时多有烧砖的砖窑,地名由此而来。如果抄近路,可以穿过草甸子走底窑过七星河出大兴岛,能少走八九里地。

冬天底窑好走,因为草甸子里的水都结成厚厚的冰,如果坐狗爬犁,快如轻风,惬意得很。夏天,特别是夜晚走,很危险,草下面很深的泥水,不小心陷进去,不可自拔。那时候年轻,愿意冒险,尤其是回北京探亲,归心似箭,总会走底窑,过七星河到建三江。如果是晚上走,第二天一清早就能在建三江坐上开往福利屯或佳木斯的汽车,能提前一天到家。每一次走,老乡都不放心,会跟着我们,给我们带路,生怕我们一不小心陷进泥潭里。有两次回北京探亲,是大老张

送我,他是我们队上的车老板,常赶车来这里去建三江或富锦县城,自然路熟。没有月亮的黑夜里,他指着黑乎乎的前方告诉我:亮的是水,黑的是泥,白的是路,记住别往黑和亮的地方走。亮的是水,黑的是泥,白的是路,大老张这句话,成了我以后走北大荒荒草甸子的路标。

那天夜里,醉意朦胧,重又来到这里,荒草甸子,通往底窑的小路,朦朦胧胧都还在。由于没有月亮,星星稀疏零落没有几颗,远处看不清楚,海一样黑得深不可测,只能听见风吹荒草的呼呼声,水浪般阵阵从远处卷来。

没敢再往前走,站在那里,想起当年很多往事。多少次夜晚,从这里穿过荒草甸子到底窑,又多少次从底窑穿过荒草甸子回二队,满脑子想的都是大老张说的那句话:亮的是水,黑的是泥,白的是路。我看到了一些什么,也忽略了一些什么。心怦怦地跳,有隐隐的害怕,也有跃跃欲试的兴奋。夜色那么浓重,也那么饱满。

都是八年前的往事了。青春时节,都是这样胆大妄为,自以为是,当地老乡的话是: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

北大荒酒劲儿,不住涌来,头昏脑涨,胡思乱想,脑子里一锅浆糊,眼前夜色越发浓重迷蒙。突然,身前亮出一道光柱,在漆黑如墨的夜色中,格外明亮,像是舞台上突然打来的一道追光,把眼前的荒草照得凄清发白,仿佛被吓着一样,东摇西摆地乱晃。

也吓得我一激灵。回头一看,是大老张,手里拿着一个长筒手电,手电光打在我身上,像一弯手臂搂着我的肩头。

你小子不回去睡觉,敢情跑到这里来了,害得我找这通好找!大老张的酒早喝高了,指着前面的黑乎乎的荒草甸子,醉醺醺地对我说,怎么?这大夜里的,你还去底窑怎么着?

他生生地把我拉走。走在路上,他脚下拌蒜,嘴里也在拌蒜,话说不清楚,还在一个劲儿地说:那可不是……不是闹着玩的!

一路上,他倒没忘记打手电。夜色明亮了起来。



那次,很多人兴高采烈从贵阳出发去梵净山,路遇大雨,车在一座大桥上停了三个多小时,四小时的路程就变成了七个小时。到达梵净山下民居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一行人都有些疲惫,饭菜和酒的香辣气也无法唤起兴致,眼看着美好的夜晚就要这样闷闷地过去。忽然,一个始终在跟大家寒暄的人沉默了片刻,从桌边站了起来,说,我给大家朗诵一首诗吧。随后,他便开始整理表情,脸上谦和的笑意一点点退去,再看,已经是暗藏自豪的笑。如同说书人一拍惊堂,他清脆地敲响了一只碗,房间里静下来——

三桃花,集体怀春/谁看见,谁就是春天的帝王/……三桃花,我只要一朵,就够了

道阻且长的一天在讲述中化身为三桃花,生育出天天的欢笑和灼灼的开心。让这个夜晚转危为安的,正是从来不想占据主角的末未。

跟末未接触多了,慢慢就熟悉了他喜聚不喜散的持久热情,熟悉了他对草木虫鱼发自内心的亲近,还有他对诗那不管不顾的强烈爱欲。有次坐上大巴,此前一直张罗着各种琐事的末未,在我旁边坐下来,脸上是显而易见的疲惫。他冲我笑笑,我说,歇会儿吧。这次他没有推辞,仰在座椅上眯起了眼睛。过了十几分钟吧,他睁开眼睛,拿出手机,在上面点点画画。

看到我没休息,他便擎着手机,询问我对某首诗的看法。我回应了几句,他的激情似乎瞬间被唤醒了,此前的客气和生分一扫而光,跟我热烈讨论起来。

这次讨论延续的时间足够长。第二天,我们一起去梵净山附近的娃娃鱼驯养基地,又坐在山脚溪流的青石上足足聊了一个下午。那个漫长的夏日午后,我充分感受到了末未身上的青春气息。

生活底气

黄德海

时间相伴,他在万物之中认识自身,“我也是一粒难得开窍的种子/非当头棒喝,不能走出陈旧的身体”;他重新观看时光,“你说的荒凉,其实是万物在辞去青春时光/从而活得更简洁,充满萧杀的力量”。这样的劳作与时日,捡拾起了在岁月里遗失的东西,那方小小的菜园,则几乎是末未从现在种植过往——种植过往的淳朴、善良、勤勉,让每一颗种子长成自己该有的样子。

原本,我还想说一点末未诗歌的音乐性,以及与之相关的可朗读性,也想谈谈这本诗集的抒情性,以及末未对诗的精心经营和偶尔困顿,甚至想沿着菜园的轨迹检讨人类中心论问题。读着读着,我意识到,根本不需要多于诗的任何赞美,哪里有比反复读一首诗更好的事情呢?就像我喜欢的《草冠记》,自然,放松,舒展,如同树梢的芙蓉花,有过无比明媚的时刻,而终于在岁月深处洗尽铅华,“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今日,晴转阴/我放下锄头,走向南山/打清明草/编一只草冠/趁露水未干/又摘下几朵野葵/编进去/然后垂下头/戴在奶奶墓碑上/风吹草冠/像吹一朵转世的云

十日谈

一路书香 责编:郭影

夜光杯



笔走游龙 (中国画) 戴橙陈

传奇指挥爱排练

刘蔚

收有一套俄罗斯指挥家穆拉文斯基指挥列宁格勒爱乐乐团(今圣彼得堡爱乐乐团)演奏的贝多芬交响曲全集唱片,非常喜欢。尤其是《英雄交响曲》,穆拉文斯基的演绎极其扎实凝练,每一个音都清清楚楚,细节清晰,音乐饱满。如同种子落地生根,栉风沐雨,茁然长成葱葱苍劲的参天大树,风姿动人,熠熠生辉。穆拉文斯基从1938年起担任列宁格勒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到1988年去世,执掌

该团长达半个世纪。他在音乐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源自他对列宁格勒爱乐几十年如一日的严格训练,精益求精,从不懈怠。有一次,穆拉文斯基为音乐会排练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曲,他是公认的老架专家,乐手们对这部经典作品可以说是倒背如流,但他仍然花了一周时间排练,精雕细琢,一丝不苟。

穆拉文斯基这种严谨认真的作风也传了他的得意弟子、曾任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和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音乐总监的杨颂斯。杨颂斯以全情投入、对比鲜明、流畅自然的指挥风格享誉世界乐坛。有一次,他客席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乐团多次主动要求增加排练,该团的二提首席解释:“他能用一种让我们心悦诚服的方式点出我们乐队最需要的东西。”不过,杨颂斯反复细致的排练风格也曾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挫折。当年,马苏尔从纽约爱乐乐团离任后,杨颂斯曾是该团候任音乐总监的热门人选,但纽约爱乐最终放弃了,选择了另一位指挥家马泽尔。据说理由就是,乐手们不否认杨颂斯很优秀,但他细致

导演伍黎

胡雪杨

导演伍黎是我父亲胡伟民国立剧专的师兄,上海青年话剧团的导演。父亲刚调入青话,伍黎就回家说,胡伟民来了,青话来了一个好导演,还懂俄语,青话会出更多好戏的。这话是我听伍黎的公子柏良大哥哥说的。我内心着实感动许久,伍黎导演回家报喜般赞一个师弟,可见他对发展青话剧事业的渴望。

据说伍黎伯伯有一种很奇特的病。他走路向前只能看到前方(左右两侧几乎看不到),人的视角宽160度,他的视觉要窄好多,我记得伍黎导演那时经常由他小女儿陪着来团里,但奇特的是,在排练场在舞台,他一目了然,看得宽着呢。这就是职业病,运动员一到赛场,将士一上战场,演员一听摄影机响,就满血复活。伍黎很健谈,他当时已年届六十,但与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小屁孩相谈甚欢,没任何导演架子,记得他排一出戏,戏名一直定不下来,临要演出了还是定不下来,他很认真对我和雪桦说:“这个剧名应该叫《这是一个不得不看的戏》”。

安福路201号,上海青年话剧团斜对面本来有一个公共浴室,一次伍黎去浴室洗澡,洗完澡整装回家,到家后始终觉得不舒服,咯咯涩涩不顺畅,女儿着急嘘寒问暖,伍黎最后说自已上床躺一会儿兴许会好,于是宽衣解带进被窝,此时女儿忽然发现一条貌似毛巾的一角在他脖梗处杵着,于是去拽了一下,这一拽不打紧,一直拽,拽啊拽……拽出了一条一直裹在伍黎导演身上的澡堂大浴巾。原来,伍黎洗完澡忘了扯下浴巾直接穿上衣服走人了……你说能舒服吗?伍黎导戏太忘我,连下班洗澡都能泡出这般大笑话。

我向柏良大哥哥要伍黎伯伯的照片,柏良大哥哥说,他爸爸觉得自己长得不好看,故照片不多。这让我想起伍黎导演最后排的一个戏《西哈诺》(晏际成叔叔饰),这个戏讲法国一个有着丑陋大鼻子的贵族正义善良,挥剑战敌,为爱献身的悲喜剧故事,这也许是伍黎导演自己内心的写照和自抒。

下面这段话是柏良大哥哥微信发我的,我原文截出:“那是1989年6月非常炎热的下午,我父亲在家接孙滨一个电话,告知胡伟民骑着自行车在华山路上突发病去世了,我记得父亲每次电话声音都很响亮的,这次他说得特别轻,轻得几乎听不到他说什么了,挂完电话,他瘫坐在椅子上说,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后来几次和我们谈起胡导,他说,他是天生的导演料子,懂俄文,看了不少书,来了没几年,排了不少好戏,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严密的排练方式让自嘲技术精湛但向来桀骜不驯的纽约爱乐不大耐烦。谦逊低调的杨颂斯对此十分大度,但他依然坚持自己的艺术理念:“越好的乐团,越能更好地实现你的理想,所以就需要更多的排练。”优秀的指挥家往往在排练时都十分严谨细致,因为他们深知,精益求精才能在舞台上产生感人心魄的艺术效果。作曲家马勒也是一流的指挥大师。

1897年,马勒成为维也纳宫廷歌剧院(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前身)院长,维也纳歌剧院迎来了辉煌的马勒时代。但辉煌的背后是他付出的无数心血和汗水。马勒一如既往地雷厉风行,毫不懈怠。奥地利大作家茨威格目睹了维也纳歌剧院的全盛时期以及马勒当时的工作状态,若干年后他感叹道:“那些当年目睹了有着钢铁般严明纪律的一群人在古斯塔夫·马勒统领的维也纳歌剧院里,从最小细节入手

进行铁腕训练,并把激情与维也纳爱乐乐团所惯有的准确性完美融合的人,对今天的歌剧或音乐会演出,肯定无法完全满意。”

1910年9月2日,马勒的《d小调第八交响曲》在慕尼黑音乐节大厅成功首演,在近代音乐史上写下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页。为了推出这部交响巨著,马勒做了大量细致的准备工作,整整排练了一周。八位独唱逐个“过堂”,一丝不苟。在训练儿童合唱团时,马勒照样严格要求,但一改平日的铁面无情,而是用循循善诱的方式引导孩子们。他告诉他们:“如果你付出的比你拥有的更多,那你就会更富有。”有一段特别复杂的合唱,马勒无法听到他们的声音,于是他要求孩子们大声唱,让“天堂里的天使”听到你们的歌声。经过努力,孩子们的合唱终于达到马勒的要求,他被深深打动了,掏出手绢,擦去流在脸颊上的喜悦和感动的泪水。

新剥出的芡实糯软清香,小火煨烂,加冰糖,以井水镇凉。只是芡实不能久放,数日即酸臭不可闻,故新鲜芡实只宜随买随剥随吃。

1932年8月16日的《东方日报》上曾刊登一则新闻,说名伶吴铁庵因一碗馊了的鸡头米而上吐下泻,终至不治,年二十九岁。

北芡产于洪泽湖,芡米为瓷白色,不及南芡软糯。旧时贩卖北芡的都是山东人,妇女把芡实买来,再用桑剪剪去壳,剥去衣,将新鲜的芡实浸在清水中,第二日一早,将剥好的芡实卖给南货店,赚点手工钱,据说手脚麻利的女子,一天可赚二三百文钱,以此补贴家用。

芡实

孙莺

芡实,俗名鸡豆。属睡莲科,花开如紫色的睡莲,浮于水面。所结的果实形如鸡头,内含一粒粒赭石色浑圆的粒子,用指甲掐去壳,为乳白色的珠子,如珍珠般,即芡实,苏州人称为鸡头米,所谓软温新剥鸡头肉也。

以产地而言,芡实有南芡、北芡之分,南芡即家芡实,北芡即野芡实。南芡产于太湖,尤以荡口、黄埭、渭塘一带驰名,芡米多为玉白色,糯软。夏日清晨,苏州巷中常有挑担喊卖南塘鸡头的。南塘即苏州人俗称的黄天荡,产量不多。